

壮语“玉米”方言词分布及其传播

韦景云

(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1)

【摘要】 壮语“玉米”方言词众多, 主要有“皇帝”和“御米”两大义项, 并呈“一南一北”分布态势。词的传播扩散与“改土归流”政策、当地山川走势、壮族支系分布和行政区划设置等因素有关。方言词分布格局表明, “玉米”传入壮族地区时可能有陆上和海上两个通道。

【关键词】 壮语; 方言; 词源

【中图分类号】 H2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8) 05-0147-06

玉米原产于墨西哥或中美洲, 自明代传入中国迄今已有 400 多年的历史。正是由于玉米传入中国较晚, 其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就有包谷、包粟、苞米、珍珠米、粟米、玉麦等几十个别名。^[1] 同样, 玉米在壮语方言中也有 gau⁴wa:ŋ²、khau³tai⁵、hau⁴jwa:ŋ² 等多种词变体。韦树关(2004)曾对其中 haexyangz (hau⁴ja:ŋ²) 一词进行语义探析, 认为其有“皇米”“皇帝米”之义。^[2] 至于壮语“玉米”方言词的共时分布, 目前尚未有专门的论述。本文分析壮语词“玉米”方言变体类型及其语义关系, 展示其地理分布格局, 探讨其传播途径。

一、壮语词“玉米”方言变体类型

侬台语民族是稻作民族, 有关“稻”的称

呼很一致: khau⁴/hau⁴ (壮语)、ɣau⁴ (布依语)、xǎu³ (傣语)、qəu⁴ (侬语)、ʔau⁴ (水语)、hu³ (仫佬语)、fiu⁴ (毛南语) 等,^[3] 这些语音形式说明它们有一个共同来源: *ɣfi-。“稻”(*ɣfi-) 为侬台语“粮食”义项, 即凡“粮食”名称均以 *ɣfi- 为其通名, 紧随其后的是该“粮食”的专名。“通名+专名”是壮语名词的基本结构。一般来说, 通名表示名词的类别, 专名则是该名词所特有的词。壮语“玉米”一词的方言变体构成亦如此。

(一) “玉米”方言词类型

壮语方言“玉米”有多种说法。从现有语料看, “玉米”一词的方言变体大致如表 1 所示。^①

表 1 壮语“玉米”一词的方言变体

1. hau ⁴ wuəŋ ⁴ ; gau ⁴ wa:ŋ ²	2. hau ⁴ tai ⁵ ; khau ³ tai ⁵	3. hau ⁴ ja:ŋ ² ; hau ⁴ jwa:ŋ ²	4. hau ⁴ mai ⁴ ; jau ⁴ mai ⁴	5. hau ⁴ me:k ¹⁰	6. hau ⁴ tuk ⁷
7. khau ³ ŋəw ⁶ ; khau ⁴ ŋoy ⁶	8. khau ³ xu ⁶ ; khau ³ vo ⁴		9. ŋou ⁶ mai ⁴ ; ju ⁶ mai ⁴	10. me:k ⁸ su:k ⁹ ; ma:k ⁷ tuk ⁹	

【收稿日期】 2018-05-08

【作者简介】 韦景云 (1967-), 男 (壮族), 广西武鸣县人,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壮侬语族语言文化教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是韦景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理语言学视角下的广西左右江流域壮语方言研究”(项目编号: 16BYY171) 的阶段性成果。

① 语料源于张均如、梁敏等:《壮语方言研究》,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9年。部分语料源于作者近几年的实地调查。

表1显示,壮语方言“玉米”的词变体既有带通名的,也有不带通名的。这些词的通名,南部方言的辅音声母以kh-为主,北部方言的则以h(或g、j)等为主。带通名的“玉米”方

言词(表1加下划线的部分)为单音节词,而省略通名的为双音节词。为便于讨论,我们将壮语“玉米”的方言词及其汉音列入表2:

表2 壮语“玉米”方言词与汉语对音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方言词	wa: <u>ŋ</u> ²	tai ⁵	ja: <u>ŋ</u> ²	mai ⁴	me:k ⁸	tuk ⁷	ŋəw ⁶	xu ⁶ /vo ⁵	ju ⁶ mai ⁴	me:k ⁸ su:k ⁹
汉音对应	王	帝	洋	米	麦	—	玉 ^①	—	玉米	麦粟

其中,与wa:ŋ²相联系还有wuəŋ⁴、fa:ŋ²,壮语方言中“王”“皇”不分,声母均读为w,而“w与f”的方言对应也很常见;与ŋəw⁶音近的还有ŋoy⁶、ŋu⁶、ju⁶等;与ju⁶mai⁴音近的还有ŋou⁶mai⁴、ji⁶mai⁴等;与me:k⁸su:k⁹音近的还有ma:k⁷tuk⁹;而tuk⁷是对汉语“包、裹”字的训读形式。至于xu⁶/vo⁴,壮族群众也不解其意,且存疑,下文讨论。

表2的壮语方言词大都能找到相应的汉音,而且属于早期(中古前)汉语借词形式。

(二)“玉米”方言词语义关系

从壮语“玉米”方言词变体来看,有些如me:k⁸、su:k⁹与汉语“麦、粟”音义对应,其间

的借贷关系很清楚。而有些如wa:ŋ²、tai⁵、ja:ŋ²、ŋəw⁶等虽也对应汉音,但若按语言借贷关系来理解,就会出现偏误。理清方言词的语义关系是了解方言词分布格局的一把钥匙。

1. 方言词wa:ŋ²、tai⁵

该方言词与区域内汉语方言“玉米”并无音义对应,说明并非来自“玉米”的汉语借词,而是另有其源。结合侗台语、彝语等其他语言的“玉米”一词,壮语方言这些词变体的语源便可明了。

侗台语的“玉米”称呼内部一致性都较大(除了仡佬语、黎语外)。如表3所示:^②

表3 侗台语的“玉米”一词

语言	布依语	傣语(西)	傣语(德)	侗语	仡佬语	水语	毛南语	仡佬语	黎语
玉米	hau ⁴ tai ⁵ ; hau ⁴ wu: <u>ŋ</u> ⁴	xǎu ³ doŋ ² ; xǎu ³ sa ¹ li ²	xǎu ³ fa ⁴	qəu ⁴ ɕu ¹ ; wa: <u>ŋ</u> ² ɕi ¹	jəu ⁶ mɜ ⁴ ; ŋwi ⁶ mɜ ⁴	ʔau ⁴ tuk ⁷	fiu ⁴ wa: <u>ŋ</u> ²	kha ⁴⁵ ʂu ⁴⁵	tsu ² lu:k ⁹ pe: <u>ŋ</u> ³ tsai ³

表3中,布依语wu:ŋ⁴、tai⁵,毛南语wa:ŋ²,仡佬语jəu⁶mɜ⁴、ŋwi⁶mɜ⁴,以及水语tuk⁷、侗语ɕu¹等,与壮语方言相关词的对应关系不言而喻。而侗语词wa:ŋ²ɕi¹的独特性,对揭示壮语词wa:ŋ²、tai⁵的来源很有启发意义。侗语的wa:ŋ²ɕi¹是“皇帝”的音译。就壮语的wa:ŋ²、tai⁵来说,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它们在词源上与侗语一样——wa:ŋ²/wuəŋ⁴tai⁵“皇帝”,只不过其所指在壮族地区一分为二了。

2. 方言词ja:ŋ²

一般认为,该词同汉语借词“洋”,表示外来物种。其实不然。在我国,一些外来物,确有以“洋”字冠首的。但据此认为ja:ŋ²即为

“洋”,那就错了。它既忽略了命名理据的合理性,更忽视了壮语一般名词的结构。如汉语的“洋火”(火柴)、“洋碱”(肥皂)、“洋油”(煤油)等在壮语中分别读为ja:ŋ²ho³、ja:ŋ²kje:n³、ja:ŋ²jou²。这里的ja:ŋ²字在其汉语借词中也冠词首。而壮语“玉米”的ja:ŋ²,却作为修饰成分后置。显然,ja:ŋ²即“洋”一说,与壮语名词“通名+专名”的结构不符,与汉语“洋”字音义无关。另外,据韦树关(2004)研究,“皇”汉语古音为*ɣuaŋ,壮语方言有两种变读,一种是wa:ŋ²/wəŋ²,另一种是ja:ŋ²/jwa:ŋ²。^[2]即ja:ŋ²与wa:ŋ²同源,源于“皇”字。

3. 方言词xu⁶/vo⁴

① “玉米”的“玉”并非其本字,本字当是“御”。参见下文“语义关系”分析。

② 语料来源于泰国玛希隆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壮侗学研究所:《侗台语族语言词汇集》(泰—英文版),由泰国玛希隆大学自助出版,1996(242)。

该词的来源耐人寻味。表 2 中傣语“玉米”德宏方言读作 fa⁴，是“天空”的意思，寓意为“上苍、皇帝”。从语音对应看，壮语 xu⁶/vo⁴ 可能与德宏傣语 fa⁴ 同源。但德宏傣语 fa⁴ 分布于云南西部，壮语 xu⁶/vo⁴ 却分布于云南东部，其

彼此关系仍需关注。壮语 xu⁶/vo⁴ 可能是 wa:ŋ² 的音变形式。即 xu⁶/vo⁴ 源于“皇”字的汉语中古音 *ɣuaŋ，是壮语方言 wa:ŋ² 韵母尾音消失的结果。这可以从彝语“玉米”的称呼得到佐证。如表 4 所示。^①

表 4 彝语的“玉米”词

语言	彝语	白语	怒语	阿昌语	纳西语	普米语	傣傣语
玉米	xo ³³ mo ³³ ; ze ⁵⁵ mie ³³	xã ⁴² mu ⁵⁵ ; ji ⁴² mu ⁵⁵	a ³¹ mu ⁵⁵ ; a ³¹ mu ³¹	xau ³¹ ɣha ⁵⁵	kha ³³ dza ³³ ; kha ³¹ dza ³³	kha ³⁵ ɣa ³⁵	kho ³¹ ɣa ⁴⁴

表 4 显示，彝语“玉米”一词首音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语音对应关系：kh > x > 消失，说明它们可能有一个共同来源。（表 3 仡佬语的“玉米”也读 kha⁴⁵ɣu⁴⁵，可能是纳西语、普米语等的借音）。彝语、白语、怒语与纳西语、普米语、傣傣语的后一音节读音不同，各语言特点有异。阿昌语“玉米”词的语音形式则二者兼而有之，首音节与彝语等相近，后音节与纳西语等相近。而纳西语 kha²¹ 是“皇帝”义，dze³³ 是“麦”义。^[4] 由语音对应看，彝语、白语、怒语、阿昌语 xo/xã/a/xau 也当是“皇帝”义，mo/mu 等无疑是汉语西南官话“麦”字的近音。壮语方言 xu⁶/vo⁴ 语音上与彝语 xo/xã 相似，说明它也有“皇帝”义，是 wa:ŋ² 型的音变形式（先是鼻化，而后单元音化）。

4. 方言词 ju⁶mai⁴、ŋəw⁶、mai⁴

从语音对应看，壮语“玉米”一词的发音自然是汉语方言“ŋi^[阳去]米”的近音。据曹志耘（2008）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第 13 幅图显示，广西汉语方言“玉米”的称呼大致有“ŋi^[阳去]米、包米、包粟、粟米”等近十种。^[1] 其中，“ŋi^[阳去]米”遍布广西中西部、西北部地区。还有“包+x”“x+麦”“粟+x”或“x+粟”等分布于桂东南、桂东北区。不过，“玉米”一词的“玉”并非本字，其本字当是“御”，由于北方方言“玉”“御”同音才写成了“玉”。^{[5](P.156)} “玉”是入声字，壮语的 ŋəw⁶ 是“御”字的读音（并非“玉”字读音），即“御”义与“皇帝”义相通。可以认为，壮语的 ju⁶mai⁴，即为汉语“御米”的借音，ŋəw⁶、mai⁴ 则是 ju⁶mai⁴ 一分为二的结果，

正如“皇帝”义的 wa:ŋ²、tai⁵ 来源相同那样。

综上，根据壮语“玉米”方言词语义关系的远近，除了 me:k⁸、me:k⁸su:k⁹（简称“麦粟”义项）和 tuk⁷（简称“包”义项）等三类，其余七类可归纳为两个义项：一是“皇帝”，包括 wa:ŋ²、xu⁶/vo⁴、ja:ŋ²、tai⁵ 四种；二是“御米（玉米）”，包括 ju⁶mai⁴、ŋəw⁶、mai⁴ 三种。这两个义项均指向“皇帝”义或衍生义，由此印证汉语“玉米”实为“御米”“皇帝米”的观点。

二、壮语“玉米”方言词的传播

曹志耘先生指出，“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的地理语言学，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6] 壮语“玉米”方言词变体众多，关系复杂，与其传播途径有关。为此，有必要先了解壮语“玉米”方言词的地理分布，尤其是“皇帝”“御米”两个义项的分布情况。

（一）“玉米”壮语方言词分布

壮语主要分布在西起云南东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至广西桂林—柳州—贵港—钦州连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壮语“玉米”方言词差异的形成并非偶然。其地理分布如图 1 所示。

1. “皇帝”义项词

（1）wa:ŋ² 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在广西北部的南丹、环江等地。

（2）xu⁶/vo⁴ 则分布于云南东南部的砚山、文山、西畴、马关等地。

（3）ja:ŋ² 主要集中在红水河流域以及柳江

① 语料来源于《藏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93）。

上游支流，包括柳江、宜州、东兰、河池、都安、上林、马山，以及桂北龙胜、三江和贵州的从江等地，几乎遍布桂北地区。

(4) tai⁵ 则几乎遍布整个右江流域，包括田东、平果、田林、隆林、凌云、隆安，左江上游

支流之一的德保、靖西、那坡等地，以及云南东部的广南、富宁、丘北、师宗等地。

2. “御米”义项词

(5) juw⁶mai⁴ 分布在邕江南岸地区，包括邕北、邕南、上思、扶绥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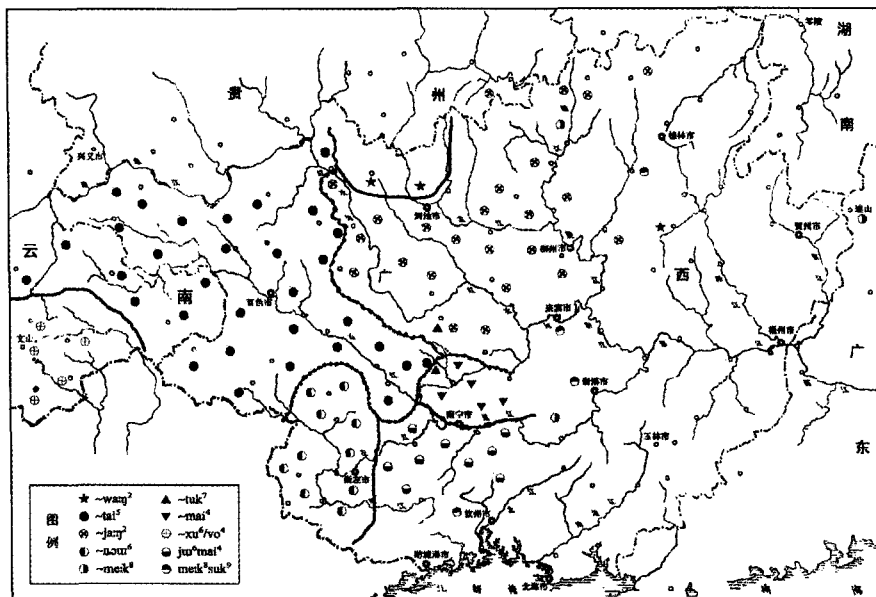


图1 壮语“玉米”方言词分布

(6) nəu⁶ 分布在左江上游两大支流地区，包括崇左、宁明、天等、大新、龙州等地。

(7) mai⁴ 分布于邕江北岸，大明山以南。

3. 其他义项词

(8) me:k⁸ 在广西的横县、融安，以及广东连山等地有分布，较为零散。

(9) me:k⁸suk⁹，从广西的钦州、贵港、来宾，到北部的永福等地均有分布。

(10) tuk⁷ 则点缀于武鸣、马山等地。

壮语“玉米”方言词分布显示，“皇帝”“御米”两大义项基本呈连续分布：“皇帝”义项词分布于滇东、桂西、桂北，xu⁶/vo⁴和 wa:ŋ²(ja:ŋ²)分布在 tai⁵的东西两端，形成 ABA 式分布；“御米”义项词分布于桂南，nəu⁶和 mai⁴分布于 juw⁶mai⁴的东西两端，形成 BAC 式分布。两大义项大致以横向 S 线为分界。就分布范围而言，“御米”义项的分布小于“皇帝”义项，说明前者的传播扩散能力较弱。其他义项词（“麦、粟”类）则呈非连续、跳跃性状态，集中于壮族地区的东部边缘上。“包”义项词只呈点状分布。当然，连续分布的两大义项词之间也有过渡区。如红水河上游的天峨、凤山、东兰、

巴马等地 ja:ŋ²和 tai⁵均有分布。另外，在邕北地区武鸣西部，mai⁴、tai⁵、ja:ŋ²均有分布。这是强势词扩散渗透的结果。

(二) “玉米”方言词的传播

壮语“玉米”方言词两大义项连续分布格局的形成，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播途径。

1. “改土归流”政策是方言词传播的前提

明末清初，封建王朝在我国西南土官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民国初，仍有“改土归流”的扫尾工作。^{[7](P.372)}改流后，封建王朝加强了边防驻兵，加强了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随着交流的日益发展，壮、汉民族间来往日益频繁，“玉米”便由不同地区的汉民族带入到壮族地区，也就有了壮语的称呼。

同时期，广西地区是南明政权的根据地，连年战争，土地荒废，民不聊生，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封建王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刺激农业生产的措施，如承认已有耕地归耕者所有，发布“额外垦荒，永不收税”的法令，实行奖励垦荒、免科减税、地丁合一等政策，发展经济作物，还通令各地方政府官员要遵照实行。这些措

施对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清光绪时，“玉米”已在广西左、右江流域漫山遍野种植。^{[7](P.377-383)}随着“玉米”种植在壮族地区覆盖面的扩大，“玉米”方言词逐步形成并在壮族同一地区的不同范围内扩散。

2. 山川分布走向是方言词传播的血脉

壮族地区的山川大都呈自西北向东南走向，小部分是西南向东北走向。“玉米”方言词的传播扩散与此不无关系。

(1) “皇帝”义项词 tai⁵ 沿着右江流域，wa:²/ja:² 沿着红水河流域和柳江流域，自西北向东南顺势扩散。xu⁶/vo⁴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中南部扩散。

(2) “御米”义项词 ɲəw⁶ 沿着左江流域逆势向西南传播，mai⁴ 则向邕江北岸扩散。

正因“都阳山一大明山”的存在，“皇帝”义项词 wa:²/ja:² 和 tai⁵ 分开，也将 wa:²/ja:² 与“御米”义项词 mai⁴ 分开。即“都阳山一大明山”既阻止了 tai⁵ 向红水河、柳江流域的扩散，也阻止了 ja:² 向右江流域及邕江北岸的扩散。而 tai⁵、ja:² 出现于邕北地区武鸣西部，只因该地区是早期桂西北通往桂南的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xu⁶/vo⁴ 得以偏安一隅，正是六诏山及其余脉，阻挡了 tai⁵ 向西强势扩散。

壮族地区山川分布、走向，尤其是穿流其间的大江小河，犹如人体血脉，是“玉米”方言词传播主要方式。“皇帝”义项词分布区域，河面较窄，传播方式是顺流而下，分布最广泛。而“御米”义项词分布区域，河面较宽，扩散则是逆流而上，扩散面有限。

3. 壮族支系分布是方言词传播的通行证

壮族历史上形成了自称众多的支系。据有关资料显示，壮族有 ʔjai²/juəi²、to³/tho³、tsu:⁶/ɕu:⁶、ba:³/ma:³、no:²/no:²、dai²/thai² 等 20 多种自称。^[8]一个自称一个支系，每个支系都有各自的分布区域。而壮族较大支系的活动区域与“皇帝”和“御米”两大义项词的分布区域相当一致：

(1) ʔjai²/juəi² 支系分布于滇东、黔南、桂西等地，同 wa:²、tai⁵ 分布区域叠合；

(2) tsu:⁶/ɕu:⁶ 和 ba:³/ma:³ 支系分布于桂中及以北地区，正是 ja:² 的分布区域；

(3) no:²/no:² 支系分布于滇东南部，属于

xu⁶/vo⁴ 词的分布区域；

(4) to³/tho³ 支系分布于桂南的邕江——左江流域，是 ju:⁶mai⁴、ɲəw⁶、mai⁴ 的分布区域。

两大义项词的分布与壮族支系分布相吻合，至少说明方言分布总是依附于相应的壮族支系。在同一支系内，人员流动频繁，相互沟通便利，方言词一致，其共性如同一张“通行证”，使方言词在一定区域内得以传播扩散。

4. 行政区划设置是方言词传播的助力

正如李永新所言：“交通、行政区划对方言传播有重要意义，在交通不便、人员流动不大的古代社会中这种意义尤为重大。”^[9]明朝沿袭宋、元制度，在云、贵、两广地区建立土司。可以说广西的州县约有半数土州、县，其中以左右江流域为最多。这些制度，一般称为土官制。这些土官可以世代相传，人们称之为土皇帝。^{[7](P.355)}壮语“玉米”方言词的分布可能与明清时代“以夷制夷”的土司政权设置有关。

(1) “皇帝”义项词 tai⁵、wa:²、xu⁶/vo⁴ 等的分布区与明代在广西、云南设置的镇安府、归顺州、田州、泗城州、广南府等属地相吻合。土司统治时期，田州是广西西部政治、经济的中心。如今 tai⁵ 一词之所以在靖西、那坡、德保等地分布，并非河流山川使然，而是与该区域历史上的隶属关系——镇安府、归顺州辖区有关。

ja:² 的分布区域，也与明代庆远府、柳州府的属地范围吻合。

(2) “御米”义项词 ju:⁶mai⁴、ɲəw⁶ 分布的邕南地域，与南宁府、太平府属地相一致。mai⁴ 分布于邕北地区，且不说词 mai⁴ 与 ɲəw⁶ 本是“孪生”关系，关键是 mai⁶ 的分布区域曾为南宁府辖地，即武鸣等地历史上多次变更隶属关系，如明代初隶属南宁府，后清代隶属思恩府，民国时隶属邕南道后改成南宁道。

基于两大义项词分布区域与明代行政设置有诸多吻合之处，“玉米”传入壮族地区后的命名、扩散，明代土司政权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此外，语言接触影响也是方言词传播的途径之一。比如方言词的“御米”义项词、“麦、粟”义项词与当地汉语方言的“玉米”之称吻合，应是语言接触影响的结果。不过，这种影响比较有限。如“御米”义项词分布于桂南壮族地区，并且扩散过程很有壮语特色（方言词没

有沿用汉语双音节形式),说明汉语“玉米”的方言词“ $\eta i^{[阳去]}$ 米”尽管分布较广,但影响力很小,其向西、向北传播的过程,根本无法撼动壮语方言“皇帝”义项词分布区。“麦、粟”义项词也仅分布于非壮族聚居区的东部边缘。

三、结 语

壮语“玉米”方言词的命名理据清晰:“麦、粟”义项($me:k^8 suk^9$ 、 $me:k^8$)属于汉语借音,“包”义项(tuk^7)属于汉语训读,还有“皇帝”义项(tai^5 、 $wa:\eta^2$ 、 xu^6/vo^4 、 $ja:\eta^2$)和“御米”义项($ju^6 mai^4$ 、 $\eta\text{əw}^6$ 、 mai^4)。“玉米”方言词差异的形成、传播是渐次的,并非

一蹴而就,与“改土归流”政策、壮族地区山川走势、壮族支系分布和行政区划设置等因素关系密切。两大义项词呈“一南一北”的分布格局表明,“玉米”传入壮族地区时可能有陆上和海上两个通道:一是经由印度进入云贵高原后到达壮族地区形成“皇帝”义项各词,其主体(tai^5 、 $wa:\eta^2/ja:\eta^2$)沿着右江流域、红水河流域自西北向东南顺势传播,个别的向滇东南扩散形成 xu^6/vo^4 ;二是经北部湾进入桂南壮族地区形成“御米”义项词($ju^6 mai^4$ 型),而后一路($\eta\text{əw}^6$)沿着左江流域上游流域逆势传播,另一路(mai^4)向邕北地区扩散。方言词传播扩散力度并不均衡,北强而南弱。

〔参考文献〕

- [1] 曹志耘.汉语方言地图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4.
- [2] 韦树关.壮语 haeuxyangz 的语义辨析[J].《三月三》(少数民族语文),2004,(2).
- [3]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39.
- [4] 李子鹤.试论纳西语方言分化的年代——语言年代学与作物栽培史的证据[A].王士元等.茶马古道研究集刊(第5辑)[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 [5]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6] 曹志耘.老枝新芽——中国地理语言学展望[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2).
- [7] 黄现璠等.壮族通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
- [8] 张均如,梁敏等.壮语方言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318.
- [9] 李永新.湘江流域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2.

The Spreading and Distribution of Corn's Proper Names in Zhuang Dialects

WEI Jing-yun

(Department of Minorit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1)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words of “corn” in Zhuang dialects with two main meanings of “emperor” and “imperial corn” used i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respectively. The spreading and diffusion of these words may be related 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the policy of changing chieftain system into bureaucracy system, the local geographical feature, the distribution of Zhuang branches, an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dialectal word manifests that maybe “corn” was introduced into Zhuang area through two channels of land and sea.

[Key words] Zhuang language; dialect; etymology

〔责任编辑 宝玉柱〕